

# 简单是一支清平乐

肖振华

长远不看电视了,宅家期间拿起遥控器,开机却无正常画面,换了个机顶盒遥控器,在密集的按键中摸索探寻,行行复行行,好半天才回到正常的节目频道。如今电视机一代比一代“智能”,遥控器却让看电视人“智障”。遥想上世纪80年代,电视机陆续走进千家万户,那时候还没有配置遥控器,电视机面板十分简单:电源开关、音量调节、频道选择,掀下开关按钮,屏幕没亮,声音已传播开来。

现在需要去点击按触的键实在太多了。除了家电产品,穿戴设备,小到手机,大到汽车,随之而来的说明书也越来越多,有的印成了一本厚厚的书,繁文缛节,庞杂冗余,让操作者目不暇接,云里雾里。一件事复杂了,人们就懒得和它打交道。前田约翰写了本《简单法则》,他认为无论是人生、科技还是商业,每个方面都应该有着自身的法则,而在这些法则中,最为重要的往往就是简单。

许多事情不必复杂,简单就是最好的答案。巴黎一家杂志曾经出了个有趣的竞答题目:如果卢浮宫突起大火,而当时的条件,只允许从宫内众多艺术品中抢救出一件,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件?在数以万计的读者来信中,一位年轻画家的答案被认为是最好的,他说选择离门最近的那一件。这是一个简单得令人叫绝的答案,因为卢浮宫内的收藏品,每一件都是举世无双的瑰宝,与其浪费时间选择,不如抓紧时间抢救一件算一件。

前些年,我们昔日的同窗重逢,分别几十年的老同学围桌而坐,热闹喧嚷,临了相约每季相聚一次,但几次之后,人聚不齐了。按理同学之情不掺任何杂质,没有利益冲突,但有些同学喜好揣摩人、分析人、议论人,无事生非,调嘴弄舌,把不苟言笑的认作故作深沉,把嬉笑打闹的说成举止轻浮;简单的一句话,可以听出来弦外之音,一件陈年旧事,也可以演绎后续篇章……一汪可以见底的澄澈被搅浑了,单纯的关系被弄复杂了,于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,老同学们走着走着就散了。

读到一则借钱的故事,很是让人羡慕。当年某位音乐人创办了一个小公司,签约的第一位歌手是朴树。有段时间,音乐人手头拮据,找朴树借钱15万元,没想到朴树听了,就说了两个字:“账号。”借款者十分感动,因为15万元在当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后来朴树有一段时间退隐华语歌坛,生活也陷入窘境。朴树想起那借款人欠自己15万元,就直接发了一个短信,同样也是两个字:“还钱。”音乐人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这段趣事时说,我和朴树是难得的好朋友、好兄弟,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。

友谊可以大道至简,人生也是如此。冰心说:“如果你简单,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简单。”简单是一架简单望远镜,眼前只是宇宙深处的璀璨群星;简单是一首奥黛丽·赫本的《月亮河》,追求纯真,回归本真;简单是爱因斯坦对普林斯顿大学1.6万美元的最高年薪,问能否少一点?3000美元就够了。他说:“每件多余的财产,都是人生的绊脚石,唯有简单的生活,才能给我创造的原动力”;简单如果可以用文字描绘,最合适的莫过于辛弃疾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: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?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亡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

据说遥控器诞生于1950年。那时候遥控器非常简单,外形像个小砖头,只有四个按钮。顶部的为开关按钮,下面三个分别为信道键和音量加减键。因为人们把不想离开沙发来操作电视,视为一种懒惰的行为,所以遥控器也被称作“懒骨头”。追求方便、简便之懒,在今天衍变为“傻瓜”操作。傻瓜不傻,这里蕴藏着人性的追寻和聪慧。

归去来兮,简单一键胡不归。

女儿自7年前开了“造梦所”工作室以后,与客户便有了账目上的往来,于是,经营中的拖欠账款或一时调不过来“头寸”的事也就随之而来。一旦碰到急用款,我便成了她求助的“临时银行”,几千几百即时转账,顿解燃眉之急。所幸,眼下我已不再担心女儿会像以前那样偶尔“赖账”了,多年的经营历练,已教会了她守信的重要。尽管是父女亲情,但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的理念已根植于她心中。

培养女儿树立守信理念并贯穿于经营之中,其实是需要有“战略”考量的,而非一蹴而就的易事,心理上也需要顶住来自世俗“不够温情”的偏见冲击。

早在女儿读工艺美院的后阶段,因学业需求,原有相机需要“鸟枪换炮”,新的目标是售价2.7万元的专业单反相机。自她多次提出要求后,我并没有爽快答应,而是在琢磨:如何就此让她认知这笔购买新相机的钱来之不易,要珍惜并发挥一台好机器的实际作用。

四十多年前,恰逢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际,中国电影事业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。只要看看上海滩那时琳琅满目、星罗棋布的影评组,就可以知道电影的风靡程度了。

其时,全市众多的影评组中,最为活跃的是“三宫”:市工人文化宫的“市宫”影评组、沪西工人文化宫的“西宫”影评组、沪东工人文化宫的“东宫”影评组。

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在南市区的版图内,而南市区工人文化宫的实力自然不敢望“三宫”的项背,但是区里的影迷们不甘人后,希望成立影评组的呼声甚高。1982年,“南宫”顺应影迷要求,也成立了“南宫”影评组。由于我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小说和影评,自然被招在南宫影评组麾下效力。

影评组成立的第一天,“南宫”老主任就召集我们20多个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员开会。某厂的一位青工快人快语,提出:“影评组”的名称“又土又俗”,不如叫“影评沙龙”为好。一言方出,举座皆欢,我们感到这个名称新颖雅致,尽得风流,于是又是鼓掌又是顿足。老主任从善如流,微笑颌首。

老主任在“文革”中曾备受凌辱,但“复出”后办事依然干练大胆。他不仅要求影评沙龙

每月开一次影评会,还专门拨出资金,每月出版一期铅印的影评报——《环城影苑》,这刊名就是老主任定下的,饶有老城厢的特点。

为此,我们还成立了编辑组,成员有工人、教师,还有一位副厂长。本人忝列其中。老主任还委派为人正直的老同志吕樟遼专管此事。当时拥有铅印的影评报,而且还有稿

## “影评沙龙”

潘志豪

费(当然极为微薄),这在全市影评组中简直是凤毛麟角,甚至让我产生有点“奢侈”的感觉。

那时,我工作繁忙,家务又重,业余还要挤出时间写小说,却对影评沙龙的活动从不缺席。虽然参加影评沙龙使我更加忙碌,但那一段时间里我写的影评最多,这也许可谓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了。

当时的影评沙龙搞得如此红火,是因为它具有两大吸引力。

吸引力之一,是每月可以凭一张“观摩卡”免费看一场电影,每场放映两部影片,一部国产片搭配一部外国片,都是当月最受欢



湿地秋色 (摄影) 沈洪

这是立夏时日,长兴岛上。和所有的日子一样,太阳升起以后,人们开始早饭,然后,有人来镇里上班,有人去地里干活。此刻,镇区的一个老伯推了一辆老旧的翻斗车,车上装满了农具和化肥,下地去。一个警察站在马路中央。

“嗨!红灯!”警察喊。直到警察拉住了这位老伯的胳膊,他才停下来。

“红灯!你没有看见红灯?!”警察呵斥道。

“啥?红灯?啥红灯?”老伯一脸疑惑。

警察手指空中,“红灯!”老伯放下手里的翻斗车,抬起头朝天空里瞟了瞟,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警察对老伯说:“绿灯了,你走呀。”

老伯又抬起头,看了许久,心里嘀咕,啥绿灯?推起翻斗车走的时候,警察在他身后大喊:“红灯了,别走!”

这个十字路口,是镇里最热闹的地方,向北过一个路口,是庄稼地;向南是小学中学商店饭店,是乘

船去吴淞的码头。这里东西两侧,一边是镇政府大楼,是派出所,法院;一边是银行,是宾馆,是洋气的咖啡馆。

一群下地的中老年农民,把拖车、劳动车和手推车都停在了路口,

## 红绿灯

——长兴岛风情录

吴建国

看警察吹哨子,看他手舞足蹈地忙碌。不一会儿,警察回过头来要他们赶紧走。他们不走,都是在镇里住了几十年的老户头,也难得路上有这么热闹。有几个开车的人堵在了这里,那都是做官的,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。骑自行车的人里面也有做官的,也堵在了这里。这是怎么啦?长兴岛上从来没有堵过车!有的人看到这车堵得邪乎,眼看就要到八点钟了,干脆把车停在路上,上班去了。

看热闹的人多起来了,到中午

时分,远在潘家沙石头沙的人也来了。他们听说了凤凰镇这里有了红绿灯,人多得像演戏。凡是没有看见过的,都值得看看。这是长兴岛的民俗。

大家都在猜测,是谁让这灯一会儿红一会儿又绿了呢?

有人说,“自动的,你看,这边红灯三十秒钟,那边就是绿灯三十秒钟。”

有人还是不解,“你三十秒,他三十秒,路上一个人没有的时候,你让人等半分钟?”

从码头方向走过来的人都是从上海回来的,“哦,红绿灯,长兴岛有红绿灯了!”

警察下班后,红灯和绿灯还在闪烁。红灯不能走,绿灯才能走,路上没有人没有车的时候,也要等绿灯亮了才能走……就一天时间,连种地的老伯,都懂得了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。

2005年5月7日,据说,这是上海市行政区划内,城镇街路上最晚一个设置红绿灯的地方。

## 墙根下

(外二章)

魏鸣放

墙脚下。泥,石,草,苔,虫。

一个墙角,都以一个直角,收纳了无边的天地。

有的虫在动。墙上的壁虎,一动不动,化成了古代画像砖上的夔龙。

于是,你面壁而坐,默对无字长碑。

于是,你背墙而望,茫然面对有声世界。

河灯

一点火,在水上。一个黑夜里的河灯,

在一段静水之上。这是一截蜡烛,亮着,一如古代的灯,坐在小小塑料盒上,远远地走。

让它跟着秋天,带上所有的虫鸣。

黑夜如幕。河面中,还会有一声巨响,以鱼儿的名义,跳出水面。河道上,

还会有一声“咕”,含着水滴,以一个黑色的梦影飞过。那是夜鹭,不是海鸟。

今夜,无语。

圆木

一个空地上。比如,那些堆放着圆木的露天仓库。一根根巨木,一层层,一叠叠,堆放到天上,又化成了岩石。

有一种分量,重重,像是压到了脚趾。有一些痛,无药。

那是,倒下的木头。不再走动。

不动一万年,那叫神木。

## 七夕会

了初始对女儿的深造要求的

误解。学成后,女儿拿着蓝皮证书来报喜,我付之一笑:1.8万学费我买单啦。

事实上,女儿凭着自己的作品顺利入职了德资的比克蒙多公司,其影视后期制作的技艺有了较快的进步。“退而织网”的投资值了。

进入公司以后,女儿明显感到原有的英语水平“搭不够”,向我提出想去学英语,学费1.8万元。我表示,这次就简单签个“承诺书”吧:拿到证书,学费算我的,反之,自理学费。

已经适应了“签约”的女儿再也没朝我横白眼,毅然签了字,并幽默地说:“我会用实际行动让你收回投资的愿望落空。”

果不其然,一年半时间的学习,使女儿的英语水平有了较大的进步,和外国同事打交道也颇感游刃有余。

大凡父母,无不希望子女具备守信之念,但光停留在“理论”上,显然是不够。“签约”便是一个好办法。

## 守信,从签约始

丁汀

找一个平面设计的岗位,相反,向我提出要去某数码学院再深造,学习影视后期制作技艺,学费1.8万元。

是临渊羡鱼,还是退而织网?我考虑再三,决定满足女儿有点“心大”的深造要求,但在“投资”前,要和女儿签个“学习合同”,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。于是,我口授了“合同”的三个主要条款,并要求

她写出“合同”文本:1.保证出勤率;2.保证学有所用;3.拿到结业证书。否则,学费在就业后逐月归还500元。

女儿写的合同,足足让我改了三稿,到最后定稿,合同的内容已深深地铭记在她心里。父女俩郑重其事地在“合同”上签了字。

我故意拖延、敷衍了三个礼拜后,在女儿又一次请求之际,我却拿出了一纸“购相机借款合同”:除了明确是“借款”之外,还规定每月需完成10幅摄影作品向报刊投稿,所得稿费即可抵作每月还款。如果连续半年不能完成,借款期最多可延长半年,“甲方”有权收回相机等等。面对这份白纸黑字的“合同”,女儿看我的眼睛显然是白多于黑,但她没有放弃。经过一番讨论,她终于签了字。亲自陪她去摄影器材城购新机后,旧机自然归我。为了“逼”女儿按合同履行,我特意备了一个记账本。

时间证明了“合同”的必要性,结合学业,女儿的摄影作品频出,还在《上海壹周》以整版刊出;自己编了一本摄影小集子,我还配了诗。至于还款嘛,见女儿的创作惯性已形成,我也就不了了之啦。

从工艺美院毕业后,女儿并不急于

